

[佛學論文集]禪宗對教育的啟示(二)

Original 李潤生教授 演揚妙法 6 days ago

《禪宗對教育的啟示》

一、禪宗的教育目的（鏈接）



二、禪宗的教材

教下諸家，取佛典三藏十二分教作為戒、定、慧的施教資料，此是天經地義之事，從來沒有引起懷疑，縱或有某些宗派，對某些經論較為著重，如天台之於《妙法蓮華經》，華嚴之於《大方廣華嚴經》，法相唯識之於他們的六經十一論，三論之於《中論》、《百論》等，雖在印土有大乘經是否佛說之爭，但於中土諸宗，所弘揚光大的唯是大乘教義，「大乘非佛說」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更從來沒有把佛教的經典，排除於宣教教材之外。

可是禪宗的教材卻是一個例外。雖云達摩以《四卷楞伽》授慧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見《續高僧傳·慧可傳》），如是隨說隨行，至五祖弘忍還有在廊壁上，「畫楞伽變」之議（見《壇經·行由品》），而弘忍為六祖惠能說法，則易以《金剛經》，故《壇經》有「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的記載，但禪宗傳世有的是語錄，而有關《楞伽》與《金剛》的注文疏記卻隻字不見，（六祖《金剛經注》實不足信），此與他宗大師講經必有注述大異其趣，所以禪宗前五祖是否真以《楞伽》與《金剛》為講授的教材是值得我們懷疑的，何況淨覺的《楞伽師資記》強調達摩以「理入」、「行入」的「二入四行」來指導學人，到了四祖道信，則制「入道安心要方便」。這都從修行方法上著眼，而不重視經教的解說。若依現代西方教育家魯姆(Bloom)的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來分類，他們要達到的是「態度培養」(Affective Domain)的目標，而不是「知識傳授」(Cognitive Domain)的目標。

這個方向，再從六祖惠能開始，還有更大的轉變。《楞伽》、《金剛》不說了，也不用來「印心」（即作為評鑑學人修行證悟的尺度準則）了，指導學人的修行方式既非「二入四行」，亦非「入道安心要方便」，而是以實際生活，作為體證人生、培養德性的活生生的教材。雖則在《壇經》中，也提及《金剛》、《維摩》、《涅槃》、《法華》、《菩薩戒》等等經目，但六祖惠能早已賦予他們以更新的意義而與實際生活合得天衣無縫了。茲舉其要者數則以為例證：

證一：「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此(般若)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見《般若品》）

證二：「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見《般若品》）

證三：「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見《定慧品》)

證四：「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其行，見自己法身，自見心佛，自度自戒……」(見《懺悔品》)

證五：「(長坐觀心，是病非禪，因為)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見《頓漸品》)

證六：「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見《懺悔品》)

證七：「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見《懺悔品》)

由此可見六祖能開壇說法，不在講經，而在化經義為日常之談，如《維摩》、《金剛》都是說般若的，而惠能卻教人不重口念，而重身行；身行不離日用常行的世間實際生活，所以佛法「不離世間覺」，而覺悟之道，只是常行「一直心」；「一直心」者，無他，只是「莫心行詭曲、口但說直」便是，這就是「一行三昧」(按：此依《淨名經》，即《維摩經》立，見《壇經·定慧品》)，行、住、坐、臥，無所有間。至於實踐課程，所有教派都不離止觀的禪法，惠能雖是禪宗的六祖，卻反對枯坐冥想的禪定修持，認為「長坐觀心，是病非禪」，對於體悟自性，根本沒有益處；惠能主張的是行、住、坐、臥都「念念自淨其心，自修其行」的活工夫，活的禪定。上文言「般若」，這是「慧」的功夫，不離自見；「禪」是「定」的功夫，不離自行；至於「戒」的功夫，惠能亦主張自修，所謂「自度自戒」即是，故不必歸依住持三寶(按：惠能從五祖繼承衣鉢，還沒有歸依，便成禪宗六祖)；如要皈依，祇好皈依「自性三寶」，因為就本質來說，眾生的「自性」就是「佛」，所謂「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按：那顯然是受了《華嚴經》「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影響)。依惠能的新義，「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正淨的覺，都是心內由迷轉悟之事，不假外求，向外求三歸戒者，實在愚不可及。這反對受三歸依的思想，真可說是前無古人；不特如此，惠能更進而反對捨近圖遠而求生淨土的主張。他以譏諷的語調，嘲笑求生淨土的愚昧說：「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見《疑問品》。)按：此雖僅斥西方彌陀淨土，實斥一切淨土都不應妄求，因為「凡夫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按：有「心中」義)淨土，願東願西。……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念念見性，常行平直(按：即前述「一行三昧」的「一直心」)，到如彈指，便睹彌陀。……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見《疑問品》。)惠能教人還是實事求是好，所以「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按：作「淨土」解)只在目前。」(亦同見《疑問品》)

今姑且不論禪宗所說的淨土是否「唯心淨土」，但惠能重視日用常行中的「自修、自行、自度、自戒、自見」，從日用常行的生活去反省作為教材，則是信而有徵的了。六祖惠能以後，南禪諸師都走這個路向：

證一：有一次，巖頭、雪峰、欽山閒話。雪峰突指一盆清水，欽山卻道：「水清月自現。」

雪峰則說：「水清月不現。」巖頭默然不語，把盆踢翻而去。

(見《五燈會元》，文字略有改動)

證二：東西兩堂的和尚，為了一隻貓兒爭執起來。南泉禪師知道了，便抓起貓兒，說道：「說對了，貓兒得救，否則我就把牠斬掉。」結果大家默然，貓兒便掉了性命。那時恰好趙州從外來，南泉問他有甚麼話。趙州只脫了鞋子，放在頭上走了去。南泉補充道：「假若他早在場，貓兒便得救了。(見《傳燈錄》；文字略作改動，下同)

證三：百丈禪師，定下清規，「一日不作(事)，一日不食(飯)。後來一次病倒了，弟子替他作了務，百丈果然在這天不肯吃飯。(見《五燈會元》)

證四：僧向趙州乞示。趙州道：「吃粥了也未？」

僧云：「吃粥了也。」

趙州道：「洗鉢盂去！」

證五：有問馬祖弟子大珠慧海說：「老人家修行至今，還須用功否？」

答：「用功！餓來吃飯，困來即眠。」

問：「這與一切人何別？」

慧海答道：「他人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思索；睡不肯睡，千般計較。」(見《五燈會元》)

上述的引例，都很值得讀者去參悟一下它們所含有的、發人深省的哲理，可是本章所證明的卻是禪宗所選取的教材與一般宗教教育所特異之處：

一者、他們揚棄了以經教為教材，打破了經典的權威性。他們不重視經典的知識，經典所給予學人的「聞所成慧」是不易變化人的根本氣質，從迷過渡到悟，從煩惱過渡到菩提去的。為重建人的自尊自信，禪宗大師不惜給予經教以新的意義，甚而為了激勵眾生的方便，呵佛罵祖，自度自戒，發揮佛教教育絕對的自力精神。

二者、禪宗大師為了打破了教條主義，以日常生活作為主要教材，於是飲茶、吃飯、洗鉢、睡眠，都成為實實際際的入道之門，何必一定要採取高不可攀的經教來詮表真理？真理是無處不在的，何況是宗教教育，是倫理教育。真理根本不是空的語言概念，而是存在於日用常行的生活之中，莊子所謂「道在螻蟻」、「道在稊稗」乃至每下愈況，「道在屎溺」。(見《莊子·知北遊》。)馬祖禪師也有同一體驗，提出了「平常心是道」的主張，正是這個道理(見《五燈會元》)。

三者、在捨經教，採實際生活作教材後，更把生活與修養結合起來，使學人固然不要攀緣外物，亦不要執著外在的經教，而於生活中，作內在的反省，念念不愚，不計較，不著相(按：如是不思善、不思惡，使自性任運顯現，如是可以應萬物而不過，在儒家名之為「誠」——《中庸》語；在六祖說之「以無念為宗」——見《壇經》)。這種事上內修的功夫，宋明理學所謂「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就是這個意思；禪門無盡尼也寫了一首詩，也可作禪宗取材的注腳；詩云：

“

多年了，你一直在我的伤口中幽居，我放下过天地，却从未放下过你，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任你一一告别。

佛家的「思所成慧」，內省中得之！

作者簡介

作者李潤生，原籍廣東中山，先後畢業於香港葛量洪師範學院、珠海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及佛學家羅時憲先生。曾任教於香港羅富國教育學院、葛量洪教育學院、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香港能仁研究所、新亞研究所等。

退休後潛心於佛學撰作，餘暇於各地講授佛學，曾為志蓮淨苑夜學院、香港僧伽佛學院、香港大學佛學中心等，分別講授禪學、中觀、唯識、因明的著作。

專著有《因明入正理論導讀》、《正理滴論解義》、《中論導讀》、《中論析義》、《百論析義》、《十二門論析義》、《唯識二十論導讀》、《唯識三十頌導讀》、《佛家輪迴理論》、《佛學論文集》、《成唯識論述記解讀》之《破執篇》、《賴耶篇》及《末那篇》等，此外，思想人物方面有《僧肇》，佛學小品方面有《山齋絮語》等書面世，對佛教思想、教育、文藝都有其貢獻。

录入：Krista 排版：Joshua 校對：Martin, Feng